

#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三期

## 葉賽寧傾向底清算

茂森唯士著

不文譯

——蘇聯文壇底一問題——

葉賽寧型

蘇俄文壇底不同底討論

威那卡爾斯基底批判

葉賽寧型

葉賽寧

( 1103 )

舍爾該·葉賽寧(Sergey Esenin)，人都知道，是一九二五年末在列甯格勒特的客棧裏自殺而死的新俄底有名的詩人。他死後已經過去三年的歲月了。但在蘇維埃俄羅斯，他底愛寵依然不衰，對於他所遺下的藝術之讚美，對於他底年青的死之愛惜，現在也還十分深深地捉住種種的階層（其中包含青年婦人的智識階級）的樣子。葉賽寧底遺著，無論印作全集的，或個個的單行本，銷路都飛一般的好；文學的集會或個人的集會，都喜歡朗讀他底詩。

有一回，我們約定蘇俄底詩之朗讀的時候，辟力涅克底夫人渥里瓦君唱給我們聽的是葉賽寧底詩。渥利瓦君是葉賽寧自殺直後離了莫斯科到日本來的，而且在個人的關係上和故人是相當的深刻的相知，所以活生生的印象使她即刻取了葉賽寧的詩，也可說是自然的事；但最近，格爾斯克娜君在招待會底席上也唱了葉賽寧底絕命詩，又昨夜（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譯者）在我們的託爾斯泰生誕百年紀念祭底講壇上，蘇俄大使館的納扶倫君所唱的也是葉賽寧底詩。

就是，在日本的蘇俄底客人們，尤其婦人，是好像豫先約會過一般地歌着葉賽寧。宛然有如蘇俄底詩等於葉賽寧底詩了。這公式，對於我們是當然有些不滿，甚至是失望的。不用說，我們是毫不躊躇地承認葉賽寧是具有優秀的天才的詩人，他底作品是能貢獻相當高貴的

贈物于蘇俄底藝術的蓄積的。但他是，像他底行動所實證着似地，雖那般地置身于所賦與的環境之中，而終于不能脫出舊時代底觀念形態，悄悄地從蘇維埃底偉大的建設逃脫了身，以年青的身子自殺死了的一個人。是敗亡者。對於這敗亡者的盛盛的愛寵之中，我們——至少是我，以為有什麼非理性的感傷主義，不健全的頹廢的傾向潛藏着。

果然不錯！據蘇俄方面底情報，則在彼國底一部分青年之間，有渴仰葉賽甯，追隨葉賽甯底傾向——常作敗亡者——的人出現。和這事實相關聯，聽說布哈林最近曾制止葉賽甯底詩之朗讀（是全部底詩都被制止還是一部分則不詳知）。在蘇俄，是把葉賽甯的頹廢底傾向叫作「葉賽甯型」，正在要把牠澈底地加以清算。當然，那被葉賽甯型所感染而常常轉落到甚至自殺的不健全分子，拿全體青年數目來一看，只是不足取的一小部分。因為大多數的青年，是在革命十年間的偉大的鬪爭與建設底旋渦中，已經奪取明徹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取得鐵似的紀律與訓練，積極地參加着歷史的事業底遂行的。但是，就是在蘇維埃俄羅斯那樣的社會裏，即使說社會階級是不行，而社會階層底微妙的對立現在是還在這內部存在着的，雖然漸漸被引到無產階級底方面來因而正在消解着去。例如，我們一想到有那當作新社會底主人公而英雄的地推進着社會主義的經濟與文化底建設事業的無產階

(1106)

級，一邊却也有爲新經濟政策之副產物的 *Nepehan*（新經濟政策的暴發戶）或 *Lumpen Bourgeoisie*（破落戶的資產階級）；一想到有那連馬也沒有一匹的貧農，一邊却有與他對立的富農；一想到有指導化了的智識階級，一邊仍有那一步也沒有脫出舊觀念形態的小資產智識階級。這在被資本主義所包圍，立在轉換期底經濟基礎上的蘇維埃俄羅斯，是當然的現象。

葉賽甯型底浸潤，並不是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或指導的智識階級底青年層。這浸潤的幾乎全部，都是在屬於小資產智識階級或破落戶的資產階級之沒落的階層裏的青年之中。

他們是不能置身於蘇維埃社會前進去的正當的路程，誤把足踏到頹廢的傾向底蛇路上去的。爲蘇維埃文壇底愛寵者的天才的詩人葉賽甯，成爲這傾向底俘虜，終與轉落到甚至自殺——這件事就成爲流向底先驅，繪與在這傾向上的他底末流或亞流以感觸和刺激，甚至使那並沒有葉賽甯那般的必然性的人也走到同一的悲劇的終結了。

但從蘇俄底指導者，或爲政者底立場看來，則對於這惡傾向底流行，既然那追隨者是蘇維埃底市民，尤其是有前途的青年們，就不論他們所屬的社會的階層之如何，當然應該給以極深的注意，應該努力與這傾向底清算了。

我想把這問題反映在蘇俄文壇裏的一個代表的文學集會，及當作指導者和爲政者方面底代表的意見的盧那卡爾斯基氏底批判，揭記一下。

### 蘇俄文壇底本問題底討論

對與葉賽甯的追隨的傾向開始在蘇維埃文壇乃至社會裏盛盛地現露着之後不久，就有過一次（記得那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月）代表着蘇俄文壇底各派的批評家及詩人們之關於葉賽甯及葉賽甯型的盛盛的論戰。

論戰的場所是莫斯科梅葉荷特劇場，聽者是一般青年和學生。

在舞台，不，在講壇上，是爲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而有名聲的V·波隆斯基，「赤色處女地」底主幹伏隆司基，「烈夫」派詩人阿綏耶夫，代表右翼「納巴斯徒」派的愛爾米洛夫，爲葉賽甯之親友的詩人阿賴信，及其他許多的文士與批評家候待着，在小桌之旁是幾個速記者。這是宛如什麼歷史的集會一般的。

現在單把那主要的登場者底主要的見解，揭記如下。

(1107)

「葉賽甯型，是一個流行語。牠不但單當作頹廢的傾向底同義語，並當作最黑暗的放蕩無賴底同義語而通用。葉賽甯底一週年忌日是到來了。這句話底使用也應該廢止了。我們要在這大的墳墓之前，以哀悼與友情垂着頭。」伏隆司基所說的這幾句話，不待說是這樣的意見——把一切黑暗的傾向或行動都放在葉賽甯的傾向的名下是不對的，我們要為葉賽甯底緣故而廢止這種辦法。

「把葉賽甯底話單單當作頹廢的傾向底詩而加以特色，是完全的愚論。因為他底創造力是複雜的，涉及多方面的。」愛爾米洛夫說。這集會底報告者還附加了下面似的一句話——這是極左的代表者愛爾米洛夫底話語，但在他底演說中始終訴諸速記者們底客觀性的情形看來，則這話語，本質上不能有怎樣的逆意，是可明白的。

在爲了討論當作蘇維埃社會底偉大的建設過程上的一屈折而顯現的葉賽甯型的問題——更委細地說是爲了討論當作人及當作詩人的葉賽甯和葉賽甯型之關係而舉行的這文學的會集上，獨自一人不對於葉賽甯型，而對於葉賽甯底藝術本身持着否定的態度者，是阿綏耶夫。阿綏耶夫是和瑪霞珂夫司基一起地領率着今日已完全傾向於頹勢的「烈夫」派的詩人，此日也是代表他所屬的文學團體而出席這會集的。

會集底報告者，也許是因爲他對阿綏耶夫底見解不感同意的緣故吧，關於他底論旨，在紙上介紹得極少；只盡於如下的數行。

對於滿堂底聽衆最不被歡迎者，是「烈夫」派的詩人阿綏耶夫底議論。他對於葉賽甯底詩，試以單從那形式的成就底方面去接近。而且他底結論——葉賽甯底成功，是和舍維路甯（Севе́ри́н）或巴爾芒特等底賣弄式的，早已死了的一時的感激，沒有大不同——云云的說話，是使充滿劇場底廣間的聽衆們喚起憤怒底暴風了。

其次，從破裂一般的拍手之中站在講壇上來者，是批評家 V. 波隆斯基。他試着要關於葉賽甯及葉賽甯型給與馬克思主義的論定。

「葉賽甯曾經是樂天的人生肯定的詩人，是異教徒的世界觀底詩人。但給與他以最初的打擊者，是教會與基督教。這不但只給與葉賽甯底詩底外部的詩的形態以甚大的影響，並且連根帶柢地以神秘的的苦惱和地上一切的快樂底否定毒害了他底人生享樂的傾向了。一九一六年葉賽甯所加入的彼得堡的文學者會社（勃洛克，黑比絲，梅壘什珂夫司基，維亞却·伊凡諾夫等），是往他底這種精神的傾向之下，給與了與其相稱的哲學的根據了。葉賽甯等待着神秘的的「光的客」底到來。牠是即刻到來了，然而他所認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鐵的

(1110)

客」——工業與其生產者，凱旋着的無產階級。田園的浪漫主義與「蒼藍色的俄羅斯」底歌者，同時又是純農民的的火一般的叛逆者（當作抒情詩人或神祕主義者底叛逆的「普卡却夫」和「伊諾尼亞」）的他，不能把革命所帶來的「鐵的客」迎入——不管他努力要容受牠，爲了牠而想把自己底豎琴更換別的調子。

葉賽甯底浪漫主義底「光的客」，是忍受不了與現實底「鐵的客」的衝突的。於是那時到來者是一酒場的莫斯科」底時期，是在「黑的人」裏的最後之場，是他底終結。彼葉賽甯，雖不能在自己底詩之外生活，然而他底詩歌是乾枯了。所以，按着而來就是他底悲劇的末期。」

波隆斯基底關於葉賽甯型的議論，就展開在這畫布之上。下面是他底議論底要旨。

「放蕩無賴底辯護，是在葉賽甯底詩底任何地方也都沒有的。連在「酒場的莫斯科」裏也沒有。葉賽甯底酒場，那是對於詩人葉賽甯很淒慘的場所。他底放蕩無賴，那是他底詩成爲「損耗的詩」了的時候的自己苛責底對象。」

在這波隆斯基底意見之中，包藏着蘇維埃文壇底最代表的的關於葉賽甯及葉賽甯型的評語。



盧那卡爾斯基底批判

但盧那卡爾斯基，還在別的機會裏，比波隆斯基更瀟灑地對於葉賽寧型加了透澈的批判。對於波隆斯基沒有明白地觸到的這惡傾向底追隨者，他辛辣地指定着那謬誤，要求着清算。

最近我們在青年之間看見許多的自殺事件。這些自殺底原因，是在簡單地却很得要領地稱作「葉賽寧的傾向」的那類廢的氣分裏。

什麼是「葉賽寧的傾向」？那是遊蕩，意氣消沈，厭世主義，和陶醉及酒精中毒底權化。這些性質，全都是在葉賽寧那兒的東西。

多才的青年的他，離開鄉間，即刻落進彼得堡，在那兒馴染了酒場生活，開始了飲酒遊蕩。

都會鞭打了葉賽寧，而且把他拖入污了他的泥塘裏了。由飲酒而引起的意氣消沈與破

( 1111 )

廉恥，在他那兒聯結着了。詩人成爲遊蕩兒了。

在這樣的狀態裏，葉賽寧遇見蘇維埃國家底到來了。新的生活對他下了最後的通

諜——

「詩人呵，你在田園底讚美歌與遊蕩詩以外，不能給與別的什麼嗎？」

從這瞬間起，具有大大的愛己心，同時又感到「自己是已經枯乾了，對於新生活是不能貢獻什麼的」這醉漢底悲劇就開始了。

在晚年的詩作之一裏，葉賽寧現出「想撕裂了褲子走到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底方面去」的願望。但是，如看見的一樣，想追隨遙遠地進到前方去了的蘇維埃底現實的這最後的嘗試，是終歸失敗了。正在把一切腐敗的東西都拋棄了的新生活，也把成爲空虛了的詩人拋棄了。

究竟在他底什麼地方有英雄主義呢？而且什麼是值得俄國青年底模做的？倘若我們能夠從羅網裏把葉賽寧拉出，而且質問他，他底追隨者們底行動是否正當的，那麼他一定回答說吧：他們是完全愚蠢的。而且他還要這樣說吧：被賦與「撕裂着褲子走到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之側去」的這幸福的人，是不可不驕誇地歡喜地着手於新生活底建設的。

在事實上，我們看見葉賽甯底追隨者們浸在頹廢的氣分，悲泣着，吐露着不平，在陶醉之中求着「安慰」，而且屢屢轉落到自殺。在另一些人，則在破廉恥與放蕩底形態裏形成葉賽甯底模倣。

對於葉賽甯的傾向底這些一切的現象，非宣佈決然的戰鬥不可。有思慮的青年，應該不斷地使比較軟弱的同去想起輝煌的生活——我們目下正爲牠而在種種困難的條件下繼續着鬥爭的輝煌的生活。

一定非在到處即使葉賽甯的傾向滅絕不可，非使以光包圍着遊蕩的那假英雄主義斷絕不可。

我們連單單一個葉賽甯都不能救。爲免避那想走他底路的別的幾千的葉賽甯底破滅起見，有做一切事情的必要。

我不承認在盧那卡爾斯基底評語之上有加贅言之必要。

——譯自「日露藝術」一九二八年十月

號及十一月號——

## 漩渦中

侍 桁

我們這樣底時代是一個黑暗底漩渦；在它的裏面青年們掙扎着。但是希冀着得救，却是一件難事，這是需要不少內心的道德力。一次我曾見一個青年女子，她因爲不甘心沈落在它的裏面，因此而苦悶，而奮鬥，並且結果她勝利了；這事很感印了我，所以現在我試驗着把它敘述出來。

是兩年前當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因爲失掉了工作的地位，投到一個革命青年們所組織的住所裏去。那里約是有十幾個青年男女的，全是在黨部裏或是軍隊裏工作着；他們之中只有一個是我的朋友，並且還是新交。得了他的允許之後，一天下午我提着我全部家私的一個小包，去訪問他；他當時是在家的，但是他見了我便向我說，房屋已是全部住滿了，問我可否暫屈從着夜間睡在飯室的大桌上。我想，住房是不要錢的，飯食又總是預備好了的，我更能有什麼不滿呢？我感謝地答應他了。自從那一天起，我也便成了他們羣中的一個。

約略底介紹是由我那位朋友給作過了的，不過誰也不似要記住對方的名字，一轉臉就像忘掉了，只是經過了這一次手續，承認是相識了，見面時彼此笑一笑。我私自窺察，這些分

擔用費的主人們，並沒有把我這位食客放在心裏，也不特別表示親近，也不卑視，只是漠寞。同我談話的時候像是一些老朋友們，買東西來大家分着吃，所以沒有使我感到絲毫底不安。

到了夜晚人們全集齊了，因為是在炎夏的八月初，人們都在院裏乘涼，吵嘴架的，鬥笑的，很是熱鬧。我因為還不十分相熟，又因為生性不好多話，只在離他們稍遠底地方閒走着；一會兒我覺到有一個人逼近我的身邊來，藉着朦朧底月光，看得出是一位青年姑娘。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沒有什麼修飾底點綴；頭髮是剪了的，並不梳得很光，寧可以說是有些散亂，臉面雖然看不清楚，輪廓是美麗的。這一位女子，我的那位朋友似乎是未曾給我們介紹過，在我的頭腦中並沒有她容貌的印象。因為她走近來了，我也只得照例向着她微笑。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她先問我了，是南方人學北京話的口音，但說得很清楚。「我怎麼沒有看見過你呢？」

「當然的，我只是今天才到這裏。大概下午你沒有回來，我被介紹的時候你沒有在。」

「是的，午後我出去了。」她仰着臉，細心地看着我，好像是特別從此要記憶住我的樣子。「現在我自己介紹給你罷。我姓彭。你呢？」

「關。」她說話時的單純，逼着我歡欣了。

「你到這裏來是想長住麼？」她沈思地繼續着問。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要看着時機了。」

她低垂着頭，又仰起來看了我一眼。

「我希望你能早一點走纔好。這裏並不是很好底地方；不過在現今的中國，凡是青年男女團集的地方怕都是這樣也未可知。」她說話的聲音不算低，並不像要避免我們身旁的那些人們的聽聞似的。

「不，我不了解你的話。我雖是只停了不到一天，我覺得他們都很好，坦白，率直，不帶一絲舊社會的臭味。」我說話的聲音是放低了的，不想使其餘的人們聽見。

這位年青底姑娘似思索般地再仰着頭看了看我，隨着又問道：

「你是在革命的旋渦中工作很久了麼？」

「不是。我從這個暑假才離開學校的，在軍隊裏只作過一個月的事。」因為她那種凝視着我而沈思的表情，使我不能了解，所以才這樣分辯着說。

「那麼，在這里住不久，你將要了解我的話了。」她說話時雖是微笑着，却帶出酸苦底

樣子。

「你住在這裡很久了麼？」我只是莫明其妙地問。

「也不很久，只是前月才來的。並且只要我有了去處，立刻便想離開這裡。」

話在此地中斷了。遠遠地有另一個姑娘招呼她，她向我微笑了笑，轉身跑去了。這裡又剩下我一個人。我仍繼續閒步，這位彭女士的談話使我不住地思索，但終於未能了解她。因為這一天是過於疲倦了，臥在那定為我的睡床的長飯桌上，不久便沈沈地睡去。

稍稍感到了微涼，再一睜開眼，已是天將明的時候了。飯室的窗戶全是打開着的，夜間起了涼風，自己又沒有蓋被，醒來覺着是有些傷風的樣子，鼻孔堵塞住了，身上也不舒暢。不敢再睡了，伏在窗邊懶惰地望着晨空。這所房院是很空曠的，不是普通住居的人家，我住的這排房後有一個陰濕底樹林，院的左邊通着一個很大底菜院，那裏住着看菜院的農家。在菜園的後邊，又另有一個小院，也是這些青年們占據着的，他們管它叫作後院。前院右邊是一排只能居住一個人的小屋，約有十幾間的樣子，大部份的人們全是睡在那裏邊。

我正在想着到菜園裏散步去的時候，院右邊的第三四的個小屋裏走出一個武裝的青年；隨在他的身後更走出一個女子，身材不高，稍胖一些，我記得她是陳女士。那位軍人是出門

(111)

去的，陳女士送他出門去才又把門關上，返身走回來。這時，她看見我了，一點並不覺着羞澀，向我招呼，我也含笑地向她點頭。

「爲什麼起得這麼早啊？」她走近了來，向我問。

「晚間稍受了點涼，不敢再睡了。」我答她。

「歐，你是沒有屋子的。大概你再停些天，稍熟識了，大概可以找着一間屋子罷。」她說話時含着一種打趣的笑意。

「有誰要走麼？」我不十分了解她的話意，只得這樣問。

她笑了，大概是笑我的愚鈍。

「我現在不能同你談話了。夜間沒有睡好，我還得再睡一會兒才行。」她懶洋洋地說了又走向她的屋中去。

這些人們的動作與談話都很使我奇異，只是這兩次短短底交談，使我十分羨慕她們的態度。從某一點看來，他們確實是表現在新時代青年男女的特色。但她們的話語中似乎都有些含意，這使我不能明白。我到菜園間走着，又使我想起方纔陳女士從她的屋裏送出那位青年軍人的一幕。我想，他們未必是已經結過婚了的，但爲什麼夜間住在一起呢？最使人驚異的



是，她看見了我在旁觀看了她的秘密並不驚惶，也不羞澀，而能與我坦然地談話，這真使我不能了解。

所以清晨我一見了我的那位朋友便不能自制地向他打聽了。

「那屋裏住着的陳女士結過婚了麼？」我指着她那間屋子說。

「沒有。」他覺着奇異地回答我。「你爲什麼這樣問呢，有什麼事麼？」

我吶吶地停了一刻不好回答出來，但是我想到他們談話時的那種爽直，給了我一些勇氣。所以我說道：

「早晨我看見她從她屋裏送一個軍人出門，我覺着奇怪，因此才向你問。」

那位朋友笑了。隨着說道：

「那有什麼奇異，都是這樣的。你在這里住久了漸漸就能明白的。我們這一羣人們都不把性交看成爲一種神聖或是犯罪的事，並且只有這樣，我們在革命的漩渦中才能維持生活着。」

這樣說話的人是一位近三十歲的青年了。據說他在北京是多年辦黨務的，三一八之前的燒章士釗的家與晨報社，全是由他主動，幾次打毀教育部，裏邊總有他在。他的身體本是健

(1119)

壯的，骨幹也大，但說話的時候已經是消瘦病弱了，醫生宣佈是肺病二期。他從前有一次曾對我說，他的病是緣於女人，因為過份放縱性慾得了淋病，以致鬧成這樣。不過他又說，他絕不後悔，因為他相信以前若不曾是那樣作，怕早已苦惱死了。

明白了他這樣最簡短底歷史，當然不會驚奇他的說話了；但是他說住在這裡的人們全像他那樣，這不能不使我心中暗怕。當時我沒有同他再發議論，我的存心也就是想旁觀着好了。九句鐘前後人們陸續都出去了，到中午時才又回來，那時院中的一陣熱鬧是與傍晚時相差不多。幾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們嬉笑着幫助一位中年的娘姨炊了飯，便全坐在那我夜間作為睡床的桌邊去吃，不久在稍稍休息後，又陸續出去了。他們的生活從外部看來是有秩序而且甜靜，他們也總說他們那時的一段生活，是「暫時的小康。」

平時這院中沈靜着的時候，只遺留下兩個人——我和那位晚間同我談話的彭女士；原來她也是閒居着的。她並不好多說話，幾乎總藏在自己的屋裏，好像是正在被什麼事情煩擾着。因此我也不敢多答理他；靜默着看書看厭了，便到附近的公園裏去閒走。這樣，我平靜地過了兩三天。

我的那位朋友的說話是不錯的，像前天早晨所見的那種事是不稀奇。一到了晚間幾乎每

一個男子全憑尋到另一個女子屋中去住的，並且也不受拒絕，他們把這種事看為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了。他們沒有專一底愛的要求，因此他們也沒有嫉妬，也沒有苦惱。他們是創造出一種最新型的青年男女生活。這種生活的方式，像我們這些在舊社會生長出來的人們，只是因為沒有習慣了的原故，看着覺得有些不舒服，至於它的非禮，我們是指責不出來的。

這些人們中大概有一個特例，那便是彭女士了。這不是我的猜想，是由那位女僕人的口中說給我的。一天午飯後人們都出去工作了的時候，我在廚裏幫助她刷洗用具，在許雜亂底談話中有這麼一小段會話：

「……這裏住着司先生小姐們真是不規矩，一到了夜裏便亂鬧起來了，真是從沒有見過過的。你們新式的先生們都是這樣麼？」

「不，不，我何不跟他們一樣。」我有些辯解的含意。說

「你先生還來得不久，不十分知道，我不敢斷定。這裏倒只有彭小姐是一個好人，她從來不亂作。」

「一次也沒有過麼？」好像與我有關係地問。

「從來也沒有過，那確確實實是一個好人，我們可不能冤枉人家。」從她的話語中可以

看出她對於彭女士的特別底尊敬。

因此我好像明白彭女士的煩惱了，她的內心中時時刻刻是在鬥戰着！但有什麼樣底能力把她保守住了呢？是因為她有一個愛人麼，或者只是因為她的道德心重麼？是她覺着這種行為太汗穢了麼，還是她沒有感到像他們那樣底要求呢？——這些疑問是我不能解答的。

一天清晨九點多鐘的時候，我看見彭女士手裏提着一個小包從外面走回來。我問她這麼早到外邊作什麼去了。她說因為夜間不能睡眠，今天五點鐘便起來了，到公園裏亂跑了半天。回來時順便在路上買了些水菓罐頭和點心，說是要請我吃的。我隨着她走到她的屋中去。

隨便閒談着吃了些點心後，要想開罐頭却尋不到開刀了。她說後院李先生屋裏有那樣底器具讓我去取，我只得順從她的話。後院是一個很窄小底院子，兩邊只有六間房屋，左邊右首是李先生的住屋，也是因為我太大意了，我沒想到裏面還有人在。那時門是虛閉着，我一聲不響地便跑了進去，在黑暗底屋裏我看見在床邊上伏着倆個人，無疑地低下是一個女子，她兩隻裸露着的腿很顯然地起揚着。我稍一呆停，連容許道歉的功夫都沒有，我便轉身走到院中了。但屋裏的那位李先生却高聲叫道：

「喂，你有什麼事呢？」聽他的聲音，知道他並未怒惱，也不似曾受了驚惶。

「沒有什麼事，只想借一點東西；我以為你沒有在家，所以也沒有敲門，真是對不起。我的說話倒是不很痛快的。」什麼東西？」他仍在屋裏繼續着問。

「現在可以不要了。」我說着跑去了後院。

他們雖是這樣大量，我心中却不能不惱悔，這種事因為是我從來沒有遭遇過的。彭女士看見我沒有拿來開刀並且面上惱喪着，她笑着問我：

「怎麼了，沒有找到麼？就在他的抽屜裏，方纔我忘記告訴你了。」

「我根本就沒有找！他們有倆個人在屋裏呢！」我憤怒着說。

這種事大概她也會遇見過，因為我只這樣一說她便明白了，並且在她的面上現露出處女的羞紅，她把臉埋在手裏，伏在桌上了。我們靜默了好半天。

「唉，這羣獸！」她好似方喘過氣來興奮怒惱地叫罵着。「這羣失了靈魂的野獸！」

「這種事情常有麼？」

「常常的！」她抬起頭來對着我說。「我不能再住在這裏了，我怕不久也要被他們曳到獄中去，我非想法逃走不要！非走不可！」

「他們有人也誘惑你麼？」

「什麼，誘惑我？」她還是興奮着。「不，從來沒有過。這是他們的好點，不願同他們走一條路的人，他們絕不誘惑，並且他們互相也不是誘惑着，他們的行爲似乎是自然底終結。但是你住在他們的羣中，不感到一種壓迫底重力麼？你不感到這種環境時時在逼迫着你走向他們的同一底路上麼？這種不誘惑底誘惑，不比那有意底誘惑更可怕麼？」

「你不會只處在旁觀的地位不睬他們麼？」我好像勸解着她說。

「旁觀着！」她氣憤我的說話了。「我也是同樣底青年，我也是處在像他們同樣底苦惱期中呢！……總而言之，還因爲你是初來，稍長久你便能認識這種力量了！」

當天的早飯時，那兩位青年男女照常是與我坐在同桌上，他們的談笑仍是很自然，並不特意對我表示躲避與羞澀，好像是沒有經過那回事一般。我在驚奇中感到一種羨慕，甚至於使我想他們的舉動是應該當模倣的。

大概是我又停了一個星期而後的樣子，我當初的那種採取旁觀的態度，也保守不住了。漸漸我也感到了煩惱，到這時，彭女士的心情我才算完全了解。若與他們走同一底路，當然是很容易的，住在那里的女子絕不會特別與我爲難，不過我的心只是不允許我。太煩悶的時

候，我只有找彭女士去閒談，但是當我們一交接了，在我們之中又感到了一種誘惑。我相信我們相對的默坐，在我們心中全是正苦壓着極激烈底戰鬥，我每看着她那呆呆底眼神與翹起的雙唇，禁不住就要向她施行我的暴方，她也好似在希望着，但我們終於又抑制住了。

我們都決心了，想法要快快逃出這塊地方去。我們終結了這種生活，是遇見了一個意外的機會。有一位吳女士要動身回四川，與他同行的是王先生；他們的行李很多，要一兩個人幫助送他們到下關的車站。吳女士知道我是閒着，所以問我肯不肯送他們去，當時我答應了，但我又怕在獨自回來的路上太寂寞了，於是又轉請彭女士陪伴着，她當初是不願意的，但我請求着她說：

「你太煩悶着在這里住是不好的，我們回來的時候，可以順便到野外去跑一跑，不也可以散散心麼？」

那天早晨，我們送走了他們後，雇了一輛馬車預定到玄武湖去玩。坐在車裏，我們都互相避免地沈寔着，只是聽着車輪的轉聲與馬夫的叫喊。

「你看他們倆多麼幸福，」我先開口說了，「他們的相待如同愛人和夫婦一般。他們雖上走遙遠底旅程也不感到絲毫底孤寂。只是像新婚夫婦的蜜月旅行一樣。」

「我不羨慕他們！」她特意轉過臉來凝視着我。「他們只是放棄了靈魂的快慰，而受着一點肉慾的享樂的！這羣慾獸！」

「你不要過於責備了他們吧。他們只是時代與環境逼成的，他們若不這樣過活着，怕早已經都苦死了。」

「我寧死也不願過那種獸類的生活！」她仍是惱怒着。

「無論如何，這不能怨他們的，因為他們處在這種混亂過渡底時代，不相信一切權威，不受一切道德的縛束，沒有所謂靈魂的信仰。並且細細地想，他們的行爲，有什麼值得我們的怒罵的呢，他們的行爲準是不對的麼？」

「你不用同情地替他們辯解了，」她似乎厭惡我的說話了，在「理論上無論是怎樣，我不願過他們那樣底生活，我不能賣了我的靈魂。保持着這種純潔在任何時代都是必要的，那是永久底，那是人性特有的美！無論如何，我想法要逃開這座汗穢底魔宮，愈快愈好！」

她這樣說着幾乎要在車裏跳起來，眼裏已射出淚光了，那種光是從她的心靈中發射出來的。我仍勸解着她說：

「我並不同情他們，也不想同他們走一樣底路，我就近也是很苦惱着了，我的心中是與



你有同樣底打算。決定非走不可了，但是現在我們到哪里去好呢？我們一同暫到上海去好麼？」

她稍靜地呆看了看我，然後發出沈重底聲調說：

「真的？」

「真的！我絕不是同你說笑話。」

「那里你有朋友或是親戚麼？」

「沒有，但還有什麼關係呢。假若我們認為那是我們的出路，難道，我們怕餓死在上海不成？」

「什麼時候去呢？」她面上現出歡喜了。

「明天就可以，你願意麼？」

「願意極了！」

她這時的歡快是我無法形容的了，她的話語是從心靈中發出的音節。我看着這美麗底安琪兒，我渴望着要親吻她的頭髮，額間。

她大聲地叫住了車夫。她向車夫說我們不願再到玄武湖去了，並且說清了我們的住址，

(1127)

吩咐他轉向那里去。車轉了兩個彎，去上一條大路，馬也似方得了新精神，迅速地向前飛跑去。

第二天在溥明底清晨，我們倆離開了那座魔宮。我們的目的，是先到上海去。

一九二九年五月。

## 童年斷片的回憶

魏中天

### 1. 飢餓的表演

我哭了。

弟弟哭了。

小妹妹也跟着哭！

一刻，爸爸從外面工作回來了，我們都沉默着，免強的收起了我們剛才哭時的淚。

——「他們哭什麼？」爸爸放了他手上的鋤頭，問着媽媽。

媽媽說：「剛才隔壁的黃叔婆，送了七條紅薯來，我給他們除了每人應得的二條外，每人都搶着這條無法分配的紅薯，爭不到，於是，他們就哭了。」

——「那條紅薯在那裏？」

『這裏！』媽媽告訴她在她的手上。

爸爸今早沒有吃飽就出去爲人傭工了，他的肚子，或許比我們更餓哩！

『你們的紅薯通通交給我，鬼東西，整天在家裏爭紅薯，別人聽了難爲情！』爸爸忽然板着他的面孔說。

我們都不給，各人望各人的面，媽媽也死死握着那條最大的無法分配的紅薯。

爸爸用武力奪取了我和小妹妹手上的紅薯。

弟弟看了，驚怕再去奪他的紅薯，逃跑了！

媽媽怕他罵，快快的拿那條紅薯交給他。

三對眼睛望着爸爸得意的吃着，小妹妹口中流了幾滴唾涎，我單獨看了。

吃完了，罵一聲：『假如你們下次又這樣爭着食物，我定要打死你們！』

我們斜着眼偷偷的望着他從小門出去了。

爸爸出去了。

我和小妹妹又哭了！

媽媽很悲傷似的流了幾點淚，默默無語。

家中立即佈滿着淒涼的空氣。

祇有小弟弟才很歡喜的從外面跑進來說道：

「我的肚子已經飽了哩！」

## 2. 貧民藝術

一天，我和小妹妹坐在簷唇上混日子。

一隻麻雀從瓦面上飛下來，尋覓牠的食物。

小妹妹看了，高呼了一聲：「小麻雀呀！」把麻雀嚇跑了。

爸爸和媽媽並列着坐在矮榻上談着話。

「明天又廿七了。薰林又要來討債了，怎樣辦呢？」媽媽很憂愁的說。

「世界上和我們一樣窮苦欠債的人多得很哩！不要慌，我自有方法對他。」

「你有什麼方法？又沒有東西去典當！」

「橫豎你明天就得我的方法了。」爸爸笑着說。

夕陽西下，一片紅霞映在我屋的灰色的壁上。

小弟弟從門外跑進來，笑微微對我說：

「你猜！我手中的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把我看！」

「哈！哈！是銅板，大路上拾來的五個銅板。」

忽然，我心生一計，騙他說：

「哼！這是鬼丟在路上的，你要給我，不然，你的肚子會痛起來哩，今晚。」

弟弟受我的騙了，快快把銅板交給我！

肚子餓時，我預備買麥糕作點心。

深夜裏，燈光不亮，媽媽流着淚，補我們的破衣。

早上的陽光，從小小的窗隙裏偷偷的射進來，黑暗的小房中，頓然，現着光明。

是九點鐘的時候了！

爸爸急急的把床板和草蓆弄好，叫媽媽臥在床上，不要作聲，拿張白紙蓋在她面上，媽媽莫名其妙。

又把我們站在媽媽床旁邊，叫我們「唔，唔……」的假哭着，小妹妹哭得最像。

(1132)

過了一刻，薰林同了一位面兒兒的僕人來了，爸爸跑出去滿面淚痕的去接他，對他說：「薰林老爺，你來，好極了！我的女人，逝世了幾天，無法安葬，正想向你借得三五十元，買棺木，買衣裳……」爸爸的話還沒有說完，債主「呸！」的一聲，猙獰的跑了。

媽媽，爸爸，弟弟小妹妹和我，面對面不自然的笑了一陣，才慢慢把床板和草蓆收起。

### 3. 血的代價

爸爸平日工作過度，營養不足，因之以病在床！

愁眉不展的媽媽，坐在他身旁，作低聲的慰安。

「你的病天天不見好，我想到關帝廟神前保佑你。」

「保護是不中用的，沒有錢買藥，我的病終是不會好的。」

「那現在又沒有東西去典當，何處來的錢？」

「我以爲不如把兒子賣了吧！」

.....

「賣大的？賣小的？」媽媽流着淚不忍的問。

『當然賣小的，小的才值錢呀！』

清風吹來，灰塵低低的飛舞，是富人們甜夢中的清早。

一條黑色的小狗，從我門前經過 我把牠細起，這是我第一次做賊呵！

叫媽媽私私的殺死，作我們豐富的晚餐。

晚飯後，小妹妹慢慢的吃着她留下那個狗骨頭。

弟弟把二個骨頭和一块肉藏起。

『不要把這個不好的消息傳給他人呵！』我對弟弟們說。

那天的晚上，月色是慘淡的。

我，弟弟，妹妹，媽媽，一同坐在門旁柏樹下。

忽然 媽媽抱着弟弟，淒慘的說：

『心肝！等過幾天我要把你賣到鄰近伯先叔公家裏了，爲了你爸爸的病，這是不得已的

事情呀！你快要和你媽媽哥哥等分離了，從此你不要掛念你貧苦的媽媽了……

他家裏有飯吃，有衣服穿……別了，我的心肝！』

媽媽說完後哭了！弟弟聽的也哭了！！

一月以後，爸爸的病已經全癒了。

家中新添了一張桌子，二張櫈子，二個雌雞，一條小黃牛。

唉，唉！祇失了我天天伴着俏皮的弟弟呀！

#### 4. 飢荒的四月天

飢荒的四月，各處綠草悠悠。

雲淡，風輕，青天高！

此時，消瘦的爸爸正在爲人工作於田野。

媽媽和我已做了二十多天乞丐了。

小妹妹整天坐在家中哭泣，家中的小黃牛已賣二十三元買米麥去了，雌雞也被小賊偷去，媽媽慈善的說：「他也是爲肚餓才來偷我們的雞呀！」

唉唉！賣了小弟弟換來的一切，已經沒有了，已經沒有了！唉！……

瘦弱的爸爸又要生病了，媽媽的眼淚一天都沒有乾過哩。

微風細雨，已是三天了，各處蹂爛得不得不堪試足，路上很少行人。而我們爲了飢餓的



驅使，也不顧一切到鄰家行乞了！

將到蕭林老爺的屋旁，一條惡犬追來，泥滑的路，竟使我媽媽跌倒了。媽媽吞聲忍痛，而我已經大哭了！

屋裏走出了五六個年青的少婦，哈哈的大笑！

這次跌壞了我媽媽的腳，打破了一個木桶，祇贖了執在我手中那個小小的碗。

這時候好像風也哭，雨也哭，一切也在哭，我覺得。

回到家說了，爸爸看了暈倒在地下！

從此媽媽病了，沉重的病了！

夜半，月色漾漾，窗外傳來一陣陣連續不斷同我們一樣的悲痛的哭聲，飢餓的哭聲！

一九二九，五，七日於赫德路。

## 雞鳴時刻

崇羣

飄零在東西南北，踏過不止萬里的路程了，這次回到舊居，已經是隔了五個寒暑。舊居

雞鳴時刻

三三

變得越發荒涼寥落了，瓦上生着如許的蔓草，樑柱也早已褪了當初的漆澤。那裏是異常的陰霾低鬱，四圍氣氛，好像冰冷的水浸着我的心與身。我頓時覺得我由渴望的雲霄而沉在失望的深淵了！

我在那和古剎廢寺一樣的院子裏停了一會，我說不出我那種無名的哀戚與惆悵。我又鼓了我的勇氣走進北房去。

北房也是十分的空洞，除了鋪着盈寸的黃沙，便沒有什麼。當初這裏曾放過整潔的棹椅，衣櫥，和鏡台；曾安過我們的牀位，掛過字和畫……現在一切都沒有了。那裏還能尋出當初這裏的模樣來？就是他們的靈魂，也好像藏在牆角簷下的暗處，死亡了一樣。

啊啊，僅只的，僅只這四鄰的雞聲還沒有改變，我聽見了它，不禁地便嚮往到五年以前了，這五年來永遠藏在心深處的一塊創傷，便又隱隱地作痛起來。

\* \* \* \* \*

那是一九二四年的暑假過後，我因為T市N校的體格試驗，便被休學了一個學期。這一個學期，在我精神方面的確感着莫大的損失；但在另一方面估量起來，他真是一個上帝賦與我的最幸福最後的機會了——我能大天地，時刻地伴着我的母親；直到她的彌留……

那時給我們看病的是一個韓藉的醫生，他的年紀至多不過三十。他的出身，我到此刻也不知道；因為朋友叮嚀的介紹和他和藹的性格，便得着我們的信任了——啊！我們那時竟這般的幼稚，我們把生命當了感情的禮物了！

他每天早晨來給我們注射一次，他囑咐我們的：是常晒太陽，多食肉類。

從夏到秋，從秋到冬，他並沒有改變過這種診療的方法。我們的病，也沒有什麼起色。

我每逢問到母親的咳嗽爲什麼日漸沉重了，他總是回答着：

『不要緊的，往後再注射些更好的藥。』

時季已經是舊曆十月了，母親的咳嗽與溫度反一天比一天地激增，她的四肢和柴一般的消瘦了；她的雙頰倒變得和桃一般的灼紅。在靜靜的深被，聲嘶的咳嗽停了，接着又是她痛苦到難耐時的呻吟。我沒奈何了，我盈着淚倒在她的枕畔：

『媽媽，難過麼？……明天我再向先生要點好藥。』

她沒有言語。

醫生再來的時候，我忍不住我那帶着抱怨似的口吻說了：

『她咳得更兇了，一夜也睡不着一刻的。』

他不言語。只是輕輕點着頭。第二天，他便留下一小包白粉似的末藥，囑咐了每次只許吃耳匙那麼一點點。

果然，這藥——？和仙丹一般的靈驗，母親一點也不咳嗽了，并且得着了安寧的睡眠。她彷彿時時都在感激醫生對她的仁慈。有時，當藥沒有了，就是深更，她也要乞求人遠遠跑到醫生那裏取一點回來。

後來，醫生來的時候，我又禁不住換了感謝與希望地問他了：

「她幾時纔可以全愈呢？」

「恐怕很難恢復了。」他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地回答着——在我，自然到想這完全是醫生應有的態度。

啊啊！我是怎麼一個可燒，可殺，可撕碎了的糊塗人！我那時連「恢復」兩個字的義意都解釋不出來！我想，母親不能恢復健康也罷，只要我們能在世界上永永伴守着便滿足了……

白的粉藥，大約又繼續服了一個多月。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是陰歷十一月念一日的晚間，她仍舊把臨睡時的一份藥服下去了；她睡得和尋常一樣的安寧，祇是醒得過早些——那時也不過纔六點鐘的光景。

「天亮了麼？」她輕輕地問了一句。

「媽媽，快了……」冬天是亮得較遲的，但鄰雞已經鳴叫，我想天不久就會放明的。  
於是：

「媽，快了，你聽雞不是都叫了麼？」我重複說了一句，爲安慰她的希望。

在那次，我想全世界的人們也未必如我盼切天明那樣急灼了！

靜靜地，漸漸地，燈光已經晦黃了，當我望到窗角時，啊啊，敢則魚白的顏色已經透出  
來了！我真如同發了狂地一般喜歡！

「媽媽，天亮了！天真亮了！」我的聲音，幾乎和喊叫一樣。啊啊世界已經光明，希望已經實現。

她祇含糊地應了一聲，並且沒有睜開眼睛去接受她所希望的光明。

天雖明，而雞聲還仍未止住，此刻的雞聲好像是慶祝光明，凱旋成功一樣。

這一天，母親永遠是緊閉住雙眼，他像一個倦極了的人得着甜蜜的睡眠。直到傍晚，她纔睜開眼，飲了一杯茶，又喫了一碗米粥。

——前途的光明，真個到來了，明日後日……她的病體將有更好的起色。我陰自慶慰

着。

鐘敲過十下了，燈光還和尋常一樣的點着，不很明，也不暗。她要求着撤去上邊一個枕頭——那是我的一個——啊！她呼吸急促起來了，終於在她自己的枕上長逝了，她沒有說一句話，就是她最後的一瞬，也是投到棚頂上消逝的。

第二天的黎明時候，她的屍體已經移在堂屋中間的春櫬上面；在她的週身，再也摸不到一處不是冰涼的了！

四鄰的雞，還是依舊地鳴叫，但，世界上所謂的光明，我已經不再需要了，我的光明，我的靈魂道上的光明，它已隨着母親最後的一瞬消滅了！從此，我將和一個躺在沙汀上的小貝殼兒，被風吹沉在深黯的海底了。

那個醫生，到後來還來過一次，我從孝幔背後，望見他穿着一身整齊的黑色西服，對着母親亡靈鞠了三躬。

啊！你那白藥！啊：你所謂那不能恢復的另一面！我明白了，我悔恨我怎麼到此刻纔明白！我真是一個可燒，可殺，可以撕成萬片的罪人。

## 野花與蔓草

式微

### (一六) 鈴蘭的紀念

我也不能記得起這是我上第幾次的琴課了，——自然計算起來是算得清的。星期一的早上，我是要去上課的，課是在九時開始，坐大汽車及等車的時間總要費去半小時，等熱水梳洗及刷皮鞋換衣的時間總要四十幾分，這樣，無論如何至遲非七時半是不能再推的了。非起來不可的了。怪不得一個人的思想在一生中會分出幾個不同而絕然自相矛盾的也有，就是小睡眠這一回人人有的事也竟會不同的：幾年前我患了失眠病，整夜張大了眼睛睡不着，現在竟將變成睡菩薩了。見了牀我就想睡，睡了我就不想起來，靠在椅子上，靠在桌子上，隨時隨刻我都能夠入睡似的。雖然這樣我却從沒有得着一次滿足的睡眠。我覺得，

天色是陰沉的，下得樓去，一出大門，才見微稀的雨點正像江南四月的楊花分分的飄着只好再還上樓來拏了雨傘。

走到先賢祠的直街等車，雨是看去漸漸的大了：我立在一家人書舖的布棚下，清晨的巴黎是如此地寥寂，幾家飯店及咖啡館正在開出大門來，路中停着幾輛空寂的汽車，絡續在路上

(1141)

經過的只有些學生子。四月的天氣還是這般冷冷的，好像還是那厭人的冬季一樣。

一會兒，大汽車是把我載到了Rue Vaneau，計算走到後還有五分鐘的餘暇，於是我便緩緩的走着，在第五層樓，響響的按了鈴後，出來開門的是女侍。

我剛進客室，夫人也就在後進來了。

「日安：夫人！」

「日安，小囡！」

「好麼？夫人！」

「好的，多謝你，你呢？」

「也好的！」

「你都練習了麼？」

「是的。」

「我很歡喜！」——「來開始罷，好好的彈給我聽！」

於是我便擎着琴譜放在琴上，坐定，她也在旁邊的椅上坐下。

「喏！你看着，聽！」她便輕鬆的彈了一遍。



「現在就你彈。」

「當心大姆指！當心大姆指！」

「我怕呀！夫人！我真怕！」彈好了一遍，我喊。

「還不壞，還不壞！」

「我怕呀！夫人，我真怕！」

「怕什麼呢？」

「怕那拍子與小的黑點——四分之一的音符！」

「嘻嘻！」她笑了。

於是便又開始還給她聽基本練習。

「我很歡喜你。」

「真的？」

「真的！——你知道你現在是很需要我的！」

「這是真的！」——「我相信！」

「你很聰明，我很歡喜你！」

「真的？」

「真的！——你做的功課真不錯！」

「未君我也很歡喜他，他的功課也做得很好，他也很聰明：可是，他稍微有一點兒懶。」接着她又說：「你相信麼？這些男孩子常常是比女孩子們要懶，天生成的！」

「哦！夫人！他是很懶，很懶，簡直是一個懶胚！」我說完忍不住笑了。

「不要緊的，他如果有一個聰明的太太，他一定很能做點工作出來的！」

我一邊還是彈着那基本練習。

「你覺得他可愛麼？」

「呵？——他還不討厭。」

「他告我，他找到了一個 appartement，很高興。他要結婚了麼？」

「我不知道。」

「假定在這裏結婚，有什麼必需的手續及儀式麼？」

「我不知道。」

「你——」

「哦，夫人，什麼東西這般地香呵？」忽然一陣清幽的香味冲到鼻端，抬起頭來，才見鋼琴上的大花瓶裏滿放着大束的花，艷嫩的紫色，襯托着鮮的綠葉。

「這是 Lilies (鈴蘭)。」她說「是象徵純潔的愛情的。」

「哦！」

她且說且寫的在我練習簿上又寫了同平常一樣的大概有四五行的字，注明我下次所還給她的功課，及我所該仔細練習的。

課完了。我正在收拾起琴譜，聽她說道：

「小囡，喏，這一枝給你的。」我回過頭來，她已經從花瓶裏拏了一枝，交給我。

「謝謝呀！夫人！」我一手接了，一手便向她握了手。

「我寄牠一些給我的媽媽！」我說。

「不，這是你的，你去放在瓶裏罷，下次有開得大的，我給你寄給的母親。」

「好的，夫人！」

我穿上大衣，拏了皮夾及雨傘，便道了辭。

雨是沉沉地下着，立在一家肉舖的前面，等大汽車久久不來，於是只好走了，一隻手拏

着錢袋及琴譜的皮夾，一隻手正好撐了雨傘，還有一枝鈴蘭花，我把牠珍惜而小心的擎着，好像是我的愛人的心，——假定是有愛人的話。

我怕牠被風及雨吹打落了，那時候我便要苦痛，便要懊悔，我甯可這頂小傘因為同時擎了花的緣故遮不到我的背了，我衣服上着了雨點，然而這是我願意的。

我還到寓所，狼狽不堪了，皮鞋濕透，衣服也是潮濕的，放下雨傘，急忙的把水瓶——原是給我喝水的一個瓶，——放了鈴蘭，安置在大鏡框前，我覺得牠越加美麗了，牠的清幽香 所要令我沉醉，我忍不住的將鼻子湊近去嗅了牠，牠吻了我。

一九二九，四，三〇·晚

### (七) 辛酸的回憶

那時候我窮得與現在一樣，不過回想起來，還是那時候有趣味，這或者是下意識作用，說不出什麼理由，可是有一句話，却是真的，人越到窮絕之境，希望却越大，現在呢，我沒有希望了，我還是處於窮境，希望却沒有了，這是我所略微感到辛酸的，在回憶的時候。

(1147)

晚飯後，我走着寥寂的村徑，往B夫人家去，可愛的法蘭西的夏夜：雲彩是談薄鋪在如水樣的青天之上，慢慢的溶成一片，溫柔輕輕，在那裏推動着。

我走過一個定期開市的菜場，上了高墩，望得見B夫家的樓房了，小狗魯督在大門口的牆角上起勁地搖着尾巴，無意識地。我跛着跛着，又回下山路去了，忽然一轉念既已到了這裏，就去訪問一次罷，雖然這些訪問是——唉，無聊得很！

B夫人總是殷勤了一會。我坐在客廳裏遲疑疑的，其實我沉入在回憶裏了。

「你死了你的大哥後，一直不高興麼？」B夫人問我。

「唔——」我隨便的允着。

「幸虧你學很多哲學觀念的，你就自己勸一回自己能！」她又說。

「哈哈——」我自己也不明所以的笑了起來。

我從大門口的一帶青籐籬外望見以前Y君住過的屋子，那園裏的白色玫瑰又已開遍了滿架。還記得Y君燒了蘿蔔牛肉請K君與我賞玫瑰：這位「愛花與紅酒，不愛天下女人」的Y君！

B夫人看出我的注意來了，她說起了對面Y君的舊房主「G夫人時在讚Y君的好，你知

道自Y君走後，來住的P君，P君開的笑話多了，半夜去敲G夫人的門。警察來找P君是又一次，同了女入進來住是又一次，G夫人說，P君是共產黨，他不能還中國去了。還到中國，就要被殺頭的！不是麼？」

我笑笑，沒有回答，決不爲了要顧全同國人的面子而這樣沉默的。

G夫人是一位寡婦，她真是十足的中國彩色的，她見了男人都避躲，Y君住在那裏有半年多，從不曾與她交談過一句話，見了Y君就逃，彷彿說一句話就會壞她的貞操，Y君說這是寡婦的普通腔調，可是這都是假裝的。

我呢，不信人類的尊嚴，抹却事實，狗爬地氈，什麼都會說，什麼都會說，人類對於自己有什麼保證呢？

我心理想：「假使我真是還中國去生小孩的，不知現在怎樣？假使我在這裏時。真的口君天天到這裏來過夜又怎樣？」——「哈。我好笑起來了！我真希望這些都是事實。然而，我覺得無聊了！」

正是我狼狽到了極地的那時，有一位有錢的小姐初從中國來，住在我的隔壁，伊面子上對我裝着客氣似的尊敬，骨子裏伊大概對我是卑視的，並且伊還爲我製造了許多流言，這是

我到現在才知道的！

人的心裏真奇怪：富人偏愛說窮，窮人却偏不肯自道其窮，至少我便是這樣。

晚間這位小姐從飯店吃了飯歸來，我還在開始燒麵吃，有時候我買了幾個雞子，伊到我的房間裏來看我燒，倚在我的牀頭，兩眼烏溜溜地似乎在找尋我的室內有什麼變換了沒有？

麵是已經煮透了，我兩手各拏一雞子，說道：「吃一個乎？吃兩個乎？」伊笑得仰不起頭來，我也笑，我與伊各人笑各人的笑。

於是，我手裏捧着一碗麵，坐在窗檻上慢慢的吃着，兩眼不時的望着那條大路，看有郵差來不，這是一天裏最後的一次希望了！

一個遠離了祖國家鄉，親族師友的人，對於信的希望與喜悅，恐怕比一封朝書九重天還來得珍貴！我那些時候痴痴的期待信的情形，至今想起來實在可以發笑！現在呢，不同了，也再沒有那麼樣，痴痴的了，這也是我所感到辛酸的，在回憶的時候。

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對於信的期待差不多是沒有了，漠漠了，近來竟至於收到信的時候拆看與否還是很躊躇的：沒有信是平安的。我想，信裏說些什麼呢？好消息必少於壞的。我到這裏後收到第一次的家信就是一個凶音：像父親似的大哥死了！收到家信，只是增

( 1149 )

加煩惱，好像自己的身心都被家囚了起來，老太太可憐，哭，哭，姪兒們小嘍，錢不夠用嘍……唉！我想一個人沒有父母兄弟姊妹多麼好！一個人，天上掛下來的，沒有感情，乾乾淨淨的，多好！贖身！贖身！真覺『奔流』裏張天翼先生的『三天半的夢』是深切的給了我同感，是我有這種感情而寫不出來的！

所以比較起來，我倒還是喜歡收到些無聊的情書——家信固然給我煩惱，尊敬的師友的信，也使我不安心，我怕的是責備與鼓勵，與他們那些切望於我的熱情，及溫和的又嚴厲的痛心的鞭策。——那些情書，在空閑的時候讀着是有趣的，可是這有趣也只限於看第一遍，沒有力量可供看第二次，並且那只是當做一篇無聊的小說看，不能認真的，就是感動，立刻也就完了。不再有別的。

中國的舊小說，我以前略看了些，現在再沒有興趣看那些小說了，現實世界比小說還可怕而美妙得多，這也是我在今日所感到的辛酸，在回憶的時候。

一九二九，六，四，晚。



## 雜感

虞孫

### 買名

最近出了一件奇聞：福建省政府請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來整頓教育。他跑來就開了一個全省運動會。這事逗得許多學生廢寢忘食地發狂。有四個學校作籃球的錦標比賽。其中××學校因要得錦標而又怕得不到，就向其他兩個學校秘密交涉，願出錢收買，價格是每校大洋五百元——出了一千元就戰勝了兩個學校。剩下一個勁敵。他却不願出錢收買——在比賽時有意踢傷了對方的一個健將，因此錦標就到手了。

(1151)

這事雖然不是學生做的，因為：一，學生沒有這麼多錢，二，學生還沒有這樣壞（就是有意踢傷人，也是被人鼓動的）。出了這麼多錢，無非買個名，正如開店的登廣告一樣。然而這事得未免太曲折。不知由政府明令定出價格來：田徑賽錦標價若干，足球錦標價若干，甚至其他一切的比賽，如會文，辯論……等。這本有先例可援——如從前的捐監，捐官，多麼妥當而痛快！或做洋行的拍賣，誰出得價大，就誰得去，更覺公允！

運動本是好事；提倡運動自然也是好事；用錦標來提倡運動可就造孽了。既用錦標來提倡運動，就不能禁止人家用錢買。從前有某某學校——現在總照舊有的——豢養了幾個頭等運動員來替學校爭名，或者想種種方法不使他們畢業。等到他們年齡過大了，無用了，如壞了嗓子的戲子一般馬上被學校請出。這不是造孽麼？而大多數的學校，平時不鼓勵，到了要開運動會了，立即選出少數的幾個，用種種優待使他們功課不上，日夜練習，臨場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甚至皮，肉，性命都不顧。這那里是運動，簡直拚命罷了！然而，所爲何來！這樣麻醉了學生去拚命，倒不如出錢收買的來得人道了。

運動是如此，其他用錦標來鼓勵的一切活動自然也是如此。

學生本是純潔的，他們是不深於世故的，他們的心里是沒有罪惡的。無奈一般所謂辦教育的的人用了蠱惑的手段把羔羊般的青年驅到死路上去，因而成就了他們所希圖的。犧牲了青年的時光和精力來成就學校的虛名，已經是萬惡；更可恨的，他們且輕輕地在青年的心里種下了虛榮的毒苗，從此毀污了青年的純潔！

今天本校的運動員回來了。前面有銅樂隊導着，接着就是旗幟和獎品，運動員個個都是黑眼圈，瘦而龐，受傷的一拐一拐地走着，如軍閥的出征而凱旋的軍隊一樣！

(1151)

其時正巧鄉人奉社迎神。他們亦有旗幟的，亦有鑼，鼓的，他們却老老實實地抬着一個菩薩，不像受教育的先生們的菩薩是嵌在心里的！

一九二九，國恥日的明天。